

東岡集卷之二

記

風木記

人與物不類而有相感者其不能去與不能得相類此風木所以興孝子之思也孔子聞梟魚哭聲甚悲問其故對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世傳以為名言蓋風行於天木生於地非人之至親可比然鼓舞條暢之所欲得動搖推折之所欲去其何異於人情之所欲哉常人欲去貧而得富去賤而得貴去勞而得逸去危而得安去天



而得壽去死而得生有命存焉理存焉君子不以動其心也親也者身之所自出身尚貧賤固不可輕慕乎外身既富貴而親不待焉則今膏粱而昔藜藿今錦綺而昔布褐今役人而昔役於人今食於人而昔食人則有以動其心者雖終身不能忘為親故耳古之人負米之嘆捧檄而喜良以是夫武岡陳克容介其友劉養正謁余記風木之卷其義有取皋魚者歟養正早從余游近以寸草春請為之記巴克容復有風木之請武岡之士風可知克容二親嘗從戍貴州之安南既而得代還鄉永

樂辛丑父以疾終宣德庚申母以疾終皆年五十六生四子克容第二幼志不羣遣入州學宣德乙卯鄉薦登前列不利於南宮入太學茲待次天官祭遷有日矣位之崇卑祿之厚薄皆不計獨慨夫親之奪於天命者不少緩使今尚存八十之父七袞之母豈不足以榮一日之養乃不可得風木之感其可已耶雖然善思親者無往而不在終身不食羊棗者思所嗜終身不踐石者思所諱賜羹思而聞車不思者則為不善思矣况并其羹有不思者乎克容學古入官守身事親之大不待余言余

竊以為風木在易為巽一卦分體其象當為申命  
行事之風慎德積小以高大之木他日為棟為梁  
無或乎德教之不草偃則所以孝親者不有大於  
存養乎是為記

蘭溪義倉記

聖朝以仁義化天下天下仁人義士固不少矣而  
吉為江右文獻之地素稱忠節仁義之風卓冠他  
郡若今燕山胡有初蘭溪曾希恭夏黃王文子皆  
以義受勅恩表著天下是已曾為吉水望族元  
季保障于鄉國初以武授南鎮撫原鼎其伯父

也至希恭益弘厥善懋厥德家日益盛宣德甲寅  
歲荒蘭溪永豐新淦界三縣民缺食者輒集希恭  
門求貸希恭罄所食餘千石強賑之明年又以所  
積增為二千石立倉隙地告官請擇他姓主之以  
給鄉人余聞而甚喜為書其扁曰蘭溪義倉疏其  
實聞于朝遣行人賫勅旌為義民勞以羊酒  
蠲役三年余因至蘭溪見義倉在住後街之北南  
向前有官廳門垣完美希恭兄弟再四懇曰二千  
石穀據所有也鄉人飢則告官發以賑之歉歲貸  
而弗償豐年償而弗息其倉未盈尚有俟於增益

第恐方來宗族鄉人子孫更法以漁利反義而速  
辜乞記於石以示永久余辭不已乃告之曰人之  
不可失者義不足恃者利也天下之物有得有失  
雖衣服飲食所賴以生失之人無敢非之也於義  
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失夫輕重取與之宜  
則非之者衆矣可恃者在理而不在物在是而不  
在強雖江上清風山間明月無專主而造化者不  
偶亦不可恃也况錢穀之富衆所同欲取之不以  
道得之不以理則思效之者至矣其可恃耶故古  
之君子寧棄國而外則寧恥粟而餓首陽皆不

失其義者也至寧甘矯制之罪而不失發廩之仁  
則其輕利重義之心為何如哉彼知有已而不知  
有人知有物而不知有義者何足以語此希恭輕  
利而重義言遠而慮深如此宜乎鄉人德之有司  
聞之 朝廷旌之也為其子孫者尚勿替引之可  
也書以為記

雲南都司題名記

人寓形於兩間而名可不泯於千古故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唐人題進士名於雁塔宋人題諫官  
名於諫院然亦未見其為不泯而所以不泯者則

又在乎其人也雲南古荒服外自元以前夷視之  
天朝平定始視猶中國而後進而中國之首建都  
指揮使司以安反側于時掌司事者多勲戚黔寧  
昭靖王亦嘗與焉惟王之季子都督定邊武襄伯  
為都指揮蒞事頗久規度宏遠紀律嚴明誠可與  
而可則正統戊辰都指揮使曹政與一時同寅皆  
其舊屬積勲累階而得以聯銜繼武乃相與礱石  
題名以昭示方來俾知所以作所以繼之大觀請  
余為記未就而曹君去世遂寢景泰改元今總兵  
都督沐公參將胡公道以論推舉同蒞司事始

克詳定歷官姓名勒之貞石復以文見屬余惟天  
下古今之難全者名也名與實相須猶形影之相  
隨未有形端而影不正形顛而影不亂者譬如日  
月朗照不可名陰風雪嚴凝不可名暑也名為智  
愚賢不肖則父不得而私其子君不得而私其臣  
雖一人可私而天下之大不可私一時可幸而千  
載之永不可幸也昔人謂名為美器造物深忌之  
天地間無完名殊不思名本虛器待其人實之世  
之名忠名誠名能文武者果有其實乎居其職行  
其責者果皆當於理乎苟有其實名之完不完奚

病張睢陽岳武穆雖不完於當時而皆完於後世其視完於當時而不完於後世者其為賢不肖何如若武襄之忠誠文武惠愛智謀固已策勳盟府當不假此題名而自耿光千古矣二公以公論所推同蒞厥司曾不半年而見知九重遂拜闈任當亦不假此題名而將媲美方來矣後之接武者尚當一乃心開誠布公允蹈遐躅俾今而後蒙被休澤見其名而思之曰某公忠某公惠某公智謀畏威懷德久益不忘則庶乎題名之不為無益矣不然至公所存亦必有非余所知

### 承恩樓記

都城之地繁華而深邃者為難得非有力者莫能致致尺寸而欽天監五官司辰吳士傑方布衣時以星命之術鳴京師言人禍福皆應遂聞名于朝召試之果無不驗俾入監為天文生特賜居第禁城東非常之恩例也門臨天衢衢列屋肆從而入杳然靚邃廓然闔爽一樓穹然而陽八窓洞豁日華天表昕夕在目聞名於朝之縉紳而朱公孔易為大書承恩樓三字揭之楣間請余為之記夫人臣承君之恩猶昆虫草木之承天恩然煦春暘

沐時雨經風露傲雪霜上天之施本無不均而勾  
萌甲析生育氣化消息盈虛自不能齊勝承者承  
之不勝者弗克承也

聖天子懸爵賞於公朝待夫有德有功之士惟能  
者得之士傑專一術雖喻人以吉凶禍福而必使  
之脩德力善以遠禍永福其為功為德亦不少以  
是承上之恩譬如江河之於雨露桃李之於春  
陽松柏之於霜雪未有不勝承者雖然唐虞之治  
見於經義和治曆明時為首夏之義和失職從而  
征之重厥任也士傑既為司辰與授時欽若之責

恩澤所加非止一樓尚當思所克承而無負焉是  
為記

重書樓記

正統六年春朝廷行勸糴法以防歲侵吉水民  
監慶彝助穀千五百石明年重書賜褒慶彝義  
民命有司勞之仍復其家慶彝既受重書作重  
屋砥度其上題曰重書樓謁余為記余昔官吉  
水宣德甲寅歲饑勸富者出穀以賑貧者燕岡胡  
有初出千五百石以先衆衆胥效多寡相資貧者  
得不甚病時江西諸府縣皆饑環吉水之邑尤甚

貧無賴者糾為不道禍連數千人獨吉水無一人  
與其辜義民之力也當道者遂以有初事上  
聞首加旌褒著為令典播告四方自此天下有義  
民處彞生同有初鄉邑其先世嘗為龍興路教官  
其父之昆季見於前翰林學士解縉璧玉相輝記  
余觀處彞於衆人中為不羣亦嘗勸之出穀則辭  
以散而待聚余固不強人或疑其吝今始信其為  
非吝也

聖天子父母斯民哀多益寡以惠困窮仁也民能  
推所有以濟所無義也上仁下義理勢然耳彼有

無相爭強弱相吞亦獨何心哉民之於上迫於勢  
可使之就水火道之以仁義而不從亦惑矣  
皇上深居九重惓惓憂四方之水旱饑饉思所以  
預防之宜乎天下好義之民間風興起曾不數年  
表閭相望何仁義之感人易而得效速如此哉今  
之臣能盡職懋功 賜璽書有矣未嘗得旌門民  
有孝行貞烈者旌門有矣未嘗得賜璽書計若穀  
於國家奚啻一塵特所以重之者非利得穀仁義  
之勸也處彞及其子若孫固宜永寶  
玉音凡過其門者盍思所勸勉敬書以為記



畫記

畫一巨編雜山水人物亭臺舟楫鳥獸草木為四十九葉葉為畫二其首葉則聯畫合之九十有七也其間名筆亦多蓋集衆善以成之非尋常可得汚陽陳公功懋司天官務禮賢而好事天下士夫挾一藝來京師者咸願見公以暴其能故有以得之非公求之而後得焉畫中山水有四時景象亭臺舟楫有遠近隱顯乃若其人則有臨流而洗耳者濯足者有憑倚而騁望者坐而觀泉者看雲者垂釣者偶語而相並相對者坐若倦而歌者若將

鳴琴者若鳴羅者居而讀書者閑逸而自適者立而侍者執事者渡而撐者載騎而渡者渡不弛檐者騎而游者行而隨者牧牛而牽行者牽回首者騎弄雞者涉深而立背者凡四十人牛并犢凡五也物之飛走蠢動有家禽有野禽若鳴若翔若啄若息或羣而或孤或並而相顧相鬪爭相游泳相呼而引雛其羽大小九十有七而毛屬之牛熊猿鼠鱗之魚介之龜蟹雜夫蟾蜂蛭蠶之類不與焉植則有筍有竹有瓜菜茄蕈又有粟有芭蕉有雜花諸果有蘆葦苔蘚萍荇點染形色模擬態度雖

未一一造極精妙要皆工緻可觀出以示余屬記  
其首余辭不博稽勲主事武岡劉養正謂公之所  
嗜不專於適情玩物而於畫法中皆有以知人之  
才藝而於天時之代謝人物之變更接於目而得  
於心亦格致之一助也醉翁之意果專於酒乎余  
聞而躍然喜曰人有一才一藝可用於世固不止  
如動植飛潛之各有所需設若牛不以耕粟不以  
食則亦未見其有益於世惟需所宜則凡列於是  
編者無不可以供耳目禦饑寒療疾病大而可以  
祀廟而小者亦可以為其才耳今公

列官 清朝預人物之鑑衡別輕重辨妍蚩推此  
可以知天下之才寸長弗棄其有裨於家國天下  
多矣豈玩物適情者所可涯哉是為記

### 慈壽堂記

慈壽堂者韓盛仲宏為母而作也韓世居錢唐家  
素豐饒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實京師盛父孟和與  
焉居十有七年而以疾卒盛賴母金氏堅操撫育  
底于成立母年漸老而慈愛愈固盛與其弟春私  
慶母之慈且壽既名其堂復請余記余曩淹萊棘  
中偶與盛共昕夕久之盛遂受學於余於其請烏

可無說焉夫母之慈性也壽命也性與命皆本乎天性則我所固有命則非我所能為故母之為子截髮斷機愛之無所不至者順其性也然或慈而不壽則雖欲剪髮斷機有不可得或壽而不慈則捐階塞浚泣柰剖冰亦將無不至矣然則性可全而命不可為慈固母之德壽尤子之幸焉今韓母既壽且慈則性乎天者全而命乎天者永矣雖然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乃可為孝盛兄弟得無弛敬必共子臧而愛日之誠無不盡乎

## 序

### 送何廷儀還鄉詩序

篤孝弟之行者必有聞于世然世以其行聞者往往不多見豈其道高遠難行而不易至於有聞與豈人皆篤于行習于耳目之常雖多其人而不以聞與抑其道本近易人自忽之而不求至於有聞歟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謂有其行而不以聞否也不有其行而以為高遠難行可乎古稱柳下惠之聖而弟跖司馬牛之賢而兄黉故能得聞于世者鮮矣世固不責其人人為聖為賢

而亦不至於人人為跖為魁也借使貨利之私遠  
在數千里之外有山川道路之險乃不憚歲月之  
勞而求之以不保其身者何其不思所輕重哉向  
使易是心以事其父兄未有不得聞于世未嘗行  
之不可謂人不見稱未嘗識之不可謂世無其人  
若今江陵何氏兄弟則其人矣兄廷臣登進士第  
為御史于朝弟廷表廷儀奉其母于鄉其聞兄淹  
業棘間久不釋戚戚于心不少懈廷儀乃白其母  
挈家贊抵京師省焉亦未幾而廷臣之曰凡吾所以  
惕然者為親之憂也爾今適得廷臣之報沙險阻

動歷歲月重親之憂矣何可以吾故而重親之憂  
也盍歸乎廷儀聞之曰母老不可久違兄難不忍  
遽別吾將柰何因泫然不已士大夫聞之曰兄焉  
而汲上於其親弟焉而汲汲於其兄惠不得廷臣  
得之牛不得廷儀得之是可尚也乃繪為圖以贈  
之歌詩以美之俾余敘之余嘉何氏兄弟之行見  
稱於人若此將必有聞于世且知江陵風俗之美  
又有以見明時教化之盛也故不辭讓而書焉

送韓二守序

安慶二守韓道遠自處不卑窮達一致今年冬得

官於行在始之郡過金陵余相携送出都門外謂  
之曰子生今之時其榮幸自知乎夫自童子以至  
乎今列官大夫為名郡佐榮也其間游庠序入詞  
垣登大學練政秋官得以觀古今所有書師鴻儒  
鉅卿而友文學道德之士以澍其身而試於用固  
皆人情之所欲而士多罕得兼者予今而兼之幸  
也然幸其得者為榮負所得者為愧今以數百里  
之郡在畿甸之間又嘗得仁人君子之理之民固  
自若也苟有吏卒之豪猾強梗者子得以懲之去  
之使民安之其於所得也何負然而五刑畢舉不

足以禁其吏一吏之弊尤足以害其民吏之於民  
猶我之於吏也吏不職民固不安欲吏之職獨可  
以刑法治乎有治之之具無變之之法則前所去  
者皆未用之流後所用者皆已去之輩雖朝用而  
夕去通用而盡去有不勝其去而民終不安矣如  
在我者持之以正守之以廉處之以公用之以平  
道之以仁義道德而吏有不職民有不安者未之  
有也如是而後無負矣無愧矣道遠素與余道政  
事則先革吏弊而務安民故於其別也告之如此  
以為送行序云

贈潘處誠序

昔同安主簿廨有軒而名軒者有不屑之意晦庵  
朱先生至謂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更名高士軒  
為文記之意謂不遭者乘田委吏抱關擊柝可無  
不為主縣之簿無以自立將僕僕於塵埃之中左  
右朱墨而蒙犯箠楚有以自立則超然獨出乎萬  
物之表亦豈有待於外而後為高先生傳孔孟之  
絕學其處同安一簿如此其自視與處乘田委吏  
者何如後之主縣簿者不自顧與先生之所以力  
學所以造道所以成德為何如而可輕其任為不

屑耶簿協丞而佐令者也署當先可否令丞果皆  
賢必讓其能補其不足為簿之易如反掌一有不  
然則恃長而相陵徇私而相傾者多矣與之校未  
必能善其政不與之校亦未必能善其政此又為  
簿之難也苟協丞佐令以聚民之所欲去民之所  
不欲積誠意以動之無不可也同郡友潘處誠為  
湘潭主簿考最天官將復厥任或稱其績之有成  
或惜其才之有餘未有以自得安處誠之心者余  
有以告之烏獲固可舉千鈞亦可使之舉一羽蓋  
重不害於兼輕亡不可以任重君子求在已固宜

體無不具用無不周隨所遇而安之當患其不足而不患其有餘也處誠還益弘其所自立協丞佐令以繼先哲之自高將不止於此故於其別舉先轍以安其所進之方二

師友集序

江西大參樊公名所得時賢詩文一編曰師友集自前翰林學士括蒼王先生今少傅東里楊先生以下數十人皆以文章德業黼黻邦家者其形於言戛玉而鳴金陶仁而淬義揚休吐華聯輝貫彩布衣之士老於山林仰之如星鳳廷頌莫覲一登

其門以為榮庸常之士雖躡華要無赫赫之光求若一人隆一譽以盜名于世不可得公師之友之榮也夫吾所授教曰師取益曰友游其門而專其業真吾師也麗澤相資真吾友也而或不焉六經聖人之言如日星之明徹于四方學者味之為膏梁服之為華衮居之為室堂履之為平康宜在所尊而行之者而或不焉况非師友之真而其言非六經之盛者乎公之所謂師非盡遊其門而習其業者所謂友非盡麗澤以相資者其文詞之載於集雖或有先哲之所未發要非六經之盛也公亦

隆之親之尊其言而勵于行則其道德之光益可見矣初公在鄉邑雖欲徧交天下之賢不可得其師友散處四方非一朝夕一禮羅以萃于朝公之跡未徧于天下而天下之師師之天下之友友之宜必有其道也天下師友於公其善在師友公師友于天下其善在公吾聞之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公其有耶或以公之學由於家傳而無與於今之師友或以公初無意顯榮而以知已論薦典教金華校書中祕列黃門出佐名藩謂有資於師友皆非所以知公也生乎千載之下師

古之聖友古之賢乃公之志名是集不知所云

送吾先生序

飢寒切於身人皆知求所以溫飽者將終歲勤動以致之有人於此解衣以衣之推食以食之人皆以為恩我者將思所以報之而於其所甚焉者獨不思所以盡心亦惑矣夫匪食則飢飢則不生蓋曰無以養乎內匪衣則寒寒則不生蓋曰無以養乎外弗飢矣而於先聖先賢之道有所不知則內無所資而有甚於飢者弗寒矣而於先聖先賢之道有所不行則外無所資而有甚於寒者有先知



教以知之有先覺教以行之則其所與我者皆天之尊爵而何止於一衣一食而已哉此士君子之所以必重其師也以天下之大民其未安欲安之未賢欲賢之未用欲用之然用之莫切於大臣安之莫切於守令賢之莫切於師儒師儒者又大臣守令之所自出其官雖若卑而責重道尊殆有過焉此所以有天下國家者必重其師之職也為之師者上而國家之所付任下而士君子之所仰賴欲無負於報稱亦思所以自重耶三衢吾先生用溥積學樹德奮身科第典教于池之青陽青陽之

士翕然景從由科貢進身者萃于京師先生以秩滿遷重慶乃相與設祖餞哀詩歌以道夙昔余池人也聞先生之風久嘉重慶諸君子得所依歸而不能不為青陽惜也乃為序其首云

毫溪書舍卷序

宜興邑西二十里為毫溪上舍生尹廷佐家在焉廷佐年少著學家多書因蹄毫溪書舍及領鄉薦來京師求縉紳大夫士詩文一卷謁余敘諸首余初未識廷佐時見劉養正鮑景昇道其為人若出一口欲一見之既見廷佐年甚富氣甚清言動甚

規矩信二子之言無過情及觀今毫溪書舍卷吾  
友張君士謙為記勉而期之無不至諸君子亦皆  
許之無異於養正景昇信之無異於余且知其鷄  
群野鶴之見稱師友間已非一日而余將何以復  
其請焉夫一勺之水似海之水淺深不同衡茆之  
居似數仞之居高下不同匹夫之言似聖人之言  
是非不同毫溪近大江去海不遠觀者知其淺深  
書今之左右有隣遠近有郡邑有都城居者知其  
高下若書之是非則自六經之外子史百家勢  
若牛毛繭絲之雜出仁義道德之言雖廣吾安居

闢吾正路苟不得其門未易入也夫仁義道德之  
言雖誘人於荆棘之塗而能快人之所欲防之少  
懈未嘗不駸駸入于其中廷佐體之已久擇之宜  
精而余復有是說殆以奕射規矩語秋昇公輸也  
然游聖人之門聞學不厭矣聞加年而學易矣聞  
學如不及矣聞仕優則學矣未聞知可盡而學可  
止也昔晦庵朱先生以易之敬義名齋得持敬之  
本於中庸之戒慎恐懼得明義之端於大學之致  
知格物劉屏山得不遠復三字謂入德之門范文  
正得忠恕二字謂用之不盡廷佐於此亦必有所

得願余未盡知悵悵焉進不能師古退不能諧俗  
不自知其為不可或又謂宜於今不必根於古諧  
於俗不必本於經吾斯之未能信廷佐擇焉

贈龔訓術玉峯書舍圖詩序

義在中者雖不求著於外而自不能掩故合浦以  
珠而輝崑山以玉而潤若今龔彥中氏以業儒而  
官陰陽蓋有類乎此夫以深淵巨石而不能隱徑  
寸盈尺之輝潤則人之實有諸己雖或不盡見用  
亦自有可大可久者存焉仁于中惻隱於外義于  
中羞惡於外其煦煦子子者相似而不同故偏術

不可以大受而正學何害於小試哉蘇之崑山名  
玉峯龔氏世居城北五里許家素豐饒其先處士  
思齊讀書知大義傍築一室積書延師友以教其  
子扁為玉峯書舍三子雅秀彬彬皆克成父志長  
彥節承家用譽次彥文以明經登進士第擢主冬  
官事彥中其季也博學敦行旁通邵子數有志效  
用會陰陽學缺官有司舉而薦之京師考稱授職  
以歸其鄉友范啓東亦余友也恐非所志而意不  
屑特繪是圖合諸縉紳賦詠以贈請余敘其首余  
於龔氏父子皆未之識而啓東為人端謹取友必

東岡集卷之二 序十九  
端故不辭而復之曰聖賢與衆人不同者一純乎理道一雜乎利欲誘於利者惟富貴是欲君子不處所欲之富貴去所惡之貧賤者蓋有以也得之以理處之有道焉往而不屑耶書舍固未得覽其所積然觀彥文之擢科取仕要皆本乎先聖之六經而考中又博究諸子百家則亦不出乎理數之學豈但拘拘景純筠松之遺塵故迹以銜俗售利而不可以語理道者哉雖然學貴乎知要知要貴乎力行聖賢之教莫切於大學之八目三綱其要本乎一誠一誠又在乎敬而已矣陰陽之術上以

明天時下以授人事其職雖若卑其所係亦甚大舍誠與敬何以哉啓東曰然請書為序於是乎書

送王僉憲敘

朝廷建百官分理庶政若使持衡執度然權重輕度長短各司其司而事其事縣踰其封郡踰其境不得行其政尚書之部諸寺之卿亦各有所司惟內而監察御史外而按察司箚豸衣繡論是非之公有所言許之而行亦不拘入侍 殿庭雖王公貴戚之非得以非之出按郡邑雖困窮無告之是得以是之衡之以心度之以理持之以正執之以

公使百辟清明而四方寧乂者此職也仕而至此  
固榮矣况兼為之豈不為尤榮且幸哉括蒼王公  
繼行以文學擢任廣西道監察御史九載陞江西  
按察僉事又三載將考績于京師嘗有言曰風憲  
之職孰不以為榮然司民者之或病乎民典禮者  
之或拂乎禮掌教者之或隳乎教任刑者之或失  
乎刑夫豈不欲盡一事之責而乃不能使皆在我  
有以正之則我之責有兼於衆人者可以為榮而  
不以為憂乎是非天下之公也吾以為是人以為  
非常人以為是聖賢以為非以衆人之所是而知

我之所非者未能公天下以聖賢之所非而知我  
之所是者未能公天下求其有以公天下者而有  
得焉則有大過人者矣不則可以為幸而不為不  
幸乎然則君子宜何所法窮其理盡其心平吾之  
衡審吾之度曰是曰非與衆公之而已耳公之言  
如此而夷考其行亦如此故雖不矜而人自譽不  
威而人自畏焉余辱公知厚故于其行也以直告  
云

東岡集卷之二

東岡集卷之三

序

贈廬陵張大尹序

人之善惡同塗無相安之理猶虎羊之不可以同羣螟稼之不可以同畝也彼牧者見一虎必憂其羊使有擒虎之力未嘗不施耕者見一螟必憂其稼使有撲螟之計未嘗不用士君子誦詩讀書佩仁服義受一命之計而治百里之邑不但摠簿書務奔趨利富貴為妻孥計要必平其政刑使民安而遂其生夫豈不如牧羊耕稼者之責之重哉夫

豈可顧一身之利害而不憂詩書仁義之道為其所遏哉以一螟之在田固未足以損耕而朝澆夕有鮮不為其所傷驅一虎而入羊羣朝敵夕搏其羣可待而盡也人與人相似非若螟稼之不類羊虎之異形而心之所存有愚有括穿窟之盜漁獵之侵則無異乎人之螟也頑惡武斷凌弱吞貧不盡奪不饜不幾於人之虎耶一日耕稼則見其功終日撲螟未見其益終身屠羊則獲其利一偶搏虎或被其傷有不待知者可知也彼知人之螟不可以計撲而不撲知人之虎不可以力擒而不擒

或食其所餘或與之共食未見其無利而不利今也見千畝之一螟察察求撲之而不懈聞千羣之一虎則奮力而搏之吾見其無益而有傷者多矣廬陵大尹姑蘇張君汝倫以英年敏識早膺薦歷武康黃梅廬陵三邑未終考而每得代以去吉安郡守四明陳公謂廬陵大邑誦詩讀書者固多不能無人螟佩仁服義者固多不能無人虎非張尹履之莫能平其政疏聞于朝復廬陵民迎之歡聲載道茲以考績行民頌之洋洋盈耳其縉紳形於文辭間富且美矣然君之在廬陵也嘗以牧養

為已責撲螟捕虎雖有功而或不利雖有益而或見傷亦數矣然終不足病君也君豈無所為而為哉識者以為是不知者略而不書余故特書之為贈則凡一二同志果何憚而不為君之所當為也哉

贈尚寶卿朱公序

泰山未可以小天下也明矣孔子小之非真小也孟子喻聖道之大所處者高所見者遠耳士君子處得其所耳濡目染極天下之高明則皆可謂之泰山矣六經為書之泰山聖人為人之泰山侍臣

為內外百司之泰山其間有等如岡如壘如陵如阜隨其目心思之所至而高下之能造夫宗廟者豈易得哉吾友朱公用和由尚寶司丞而陞卿蓋有類乎此公家蘇之崇明自庠序膺選入祕閣預備大典卒業大學復入翰林授戶科給事中轉中書舍人而歷任尚寶四十年未嘗一日去朝流弊偶然幸致者可比方童稚時在一邑俊造之列右之魯之東山矣先朝發石渠天祿之祕啓金函玉匣之藏堯山劍塚刻之遺以備大典文軌之同度也高古用和與泰備之列是泰山之一登



也太學儲天下英才，惟法乎聖賢之規矩，翰  
林宥密之地，禮樂典章所自出，皆儒碩之淵藪，用  
和從游，其間盡符以仰之友之。又泰山之一登也，  
六科司喉舌，中書掌絲綸，尚寶典符璽，用和數歷  
而兼之日侍。清光為最近比之登霄漢之上，依  
日月履星辰，又不止於泰山之高矣。何榮如焉？何  
幸如焉？始余與用和偕三千人修大典，終其事者  
八百人，同入翰林者十八人，同官者又止十四人，  
中書給事中相半，余與用和同在戶科，益親密。今  
三千人中，見者少矣，八百人中，尤少矣，十八人者

惟用和與余在，余長用和一歲，以久於外，無補日  
益衰朽，用和日近。天顏恩榮，移其氣體，日益強  
健，且嘗以從容自歸，復以葵誠名軒，知其思報於  
明時者，不為鳴陽之鳳，則為傾陽之葵，將使天下  
後世仰之，當如泰山如北斗，亦豈為過乎？

贈文選主事尹君序

天官之屬有四，文選為銓衡之司，黜陟用舍，所繫  
尤重，非衆論所歸，冢宰以下，信其賢者，不得任其  
職也。宜與尹君廷佐為太學生，練政于茲，遂擢主  
司事，蓋千萬中一二之選也。主事六品官，然今之

六品而欲有利於天下者不可得惟主銓衡之司  
同其長貳為一邑擇一官則有以利一邑為一郡  
擇一官則有以利一郡為天下百司一一擇之而  
使官無不得其人則有以利天下也天下郡邑百  
司有大小遠近職任有輕重煩簡待用於銓衡之  
下者人各有能有不能擇之而用其能則可以成  
功不擇而用其不能則或至於債事夫用其能者  
如圓以規方以矩平直以準繩無不當乎人心矣  
用其不能則如陸行以舟濟川以車未見其成功  
而不廢事此豈舟車之無可用哉用之不宜然耳

凡物之宜不宜類如此用人之道夫豈有二哉今  
天下如是之大人材如是之多足跡有所不至耳  
目有所不及一用一舍一黜一陟皆欲遂其所宜  
而無間然者不亦難乎彼南方有亂鳥曰昭明五  
采象鳳西方有仁獸曰騶虞斑文象帝見者不識  
其為昭明為騶虞莫不以為鳳與帝也人才之生  
於世或有類於昭明者幸而一人鳳之於是眾人  
皆鳳之亦或有類於騶虞者不幸而一人帝之於  
是眾人皆帝之聞于銓司銓司雖明不能不信也  
又聞于冢宰冢宰雖明亦不能不信也是何異於

覆盆之日終無以自明也廷佐欲不負衆望惟盡心擇其所知所不知者人其舍諸某於廷佐舊有一言之好於其榮任也友人鮑景昇等復屬言為賀竊自謂賀近於譽譽近於阿譽與阿非君子所宜有故敢以直相告云

贈李太守致仕序

古以贈言為仁者事有可譽譽之或可規規之宜無不稱其情也近時以仁自任者多贈言之風日盛武夫藝役率崇尚之且喜譽而不喜規失人失言舉不為怪故雖有直筆將無足信然樂道人善

者亦自不容已廣信太守延平李君宗禮致仕將歸太常少卿程公南雲尚寶卿朱公用和少卿伊公宗佑司丞凌公士昌楊公允寬知 誥勅主事吏部夏公仲昭兵部沈公為忠金公汝勵直內閣順天府丞夏公以平咸以舊好相集以餞有謂宗禮執筆中書時預修大典給事內廷時又預修外典故德性煅煉而剴明識見涵濡而淵溥也有謂宗禮器量不拘隨用皆稱嘗以同官誤事左遷榮河丞復膺薦入為地官照磨遷主冬官事丁內艱服闋調秋官陞郎中再陞廣信而於錢穀刑名之

煩瑣民事政令之大端一皆左右逢源而進退不  
谷也有謂宗禮歷官三十餘年言侃侃行卓卓夙  
夜孜孜惟公無敢干以私者服食如寒士充然若  
有所得與人交初不易合及有善相得則始終不  
渝又有以見操履之堅確也屬某序之某自永樂  
中與宗禮同事同官為最久諸公所稱道蓋有未  
盡而無過情特不敢以仁自居辭既不獲乃曰昔  
顏淵子路為別一曰何以贈我一曰何以處我皆  
有說焉今某以致仕復起惟無補是懼尚何以為  
宗禮歸然古今以官至大夫為榮以得歸故鄉為

樂以道德化鄉人為盡善漢之疏傳致仕日以賜  
金聚族歡燕非不樂矣謂盡善可乎宋之歐陽公  
致仕謂被鄉人描畫平生休于穎上而不歸非不  
榮矣謂樂可乎延平多先哲李又為文公師崇道  
德薄勢利蓋有所自矣必不望得如疏傳之子弟  
必不效薄如歐公之鄉人宗禮雖無賜金有常祿  
則今之歸也苟日聚少長相與談道論德以崇先  
哲其榮且樂不亦盡善乎某所贈也如此宗禮宜  
有以處我於是乎書

送太守楊侯復任序

池濱大江距京畿數百里環郡皆肥饒而瘠土貧  
民處乎其中村落僻隱之地居廬寥間迹者爨烟  
可望遠則雞犬之聲不相聞及出賦稅以供上郡  
符邑劄與他郡等送往迎來則過之然其民俗敦  
朴惟令是從撫綏以寬則曰愛吾民者也徵斂不  
恤則曰非不愛吾民承乎上者不可違也為之守  
者以德恤民忍迫困窮以集事名之曰易治以故  
守吾郡者雖弛防範徃徃得民心久之鮮有不愛  
戴之者求其黠侮囂訟傾播弗律如他郡蓋未之  
聞其有惠政弗渝則不忍一日去去之久而思不

置者有之矣某幼稚時河南趙侯守郡至于今數  
十年六邑之民頌之不衰不知當時之惠政及於  
民者何若是深今楊侯以風憲遷吾郡三年以德  
不以威上不廢公家所務下不奪於民之所欲環  
肥饒間而不知其為瘠土貧民之郡茲以考最來  
京民思之有不忍一日去者今其歸六邑縉紳之  
士俾某為文以贈辭不獲乃曰千里之郡一也以  
為難治者才或不逮以為易治者德或不足也今  
以六邑之民仰事俯育無顛沛流離之患而公務  
畢集非侯之賜而誰歟竊聞侯存於中則憂勤惕

勵不以為易措諸事則從容逸豫不以為難於是  
有以知侯之才與德皆有過於人者吾郡之民何  
幸耶雖然侯德於民固多矣民懷於侯固久矣久  
而益德益懷固所望矣歸之日迎者必載道毋詢  
其所懷而究其所患使民隱畢達而一疵不存則  
輿論之休宜不上於趙侯而循良之名當與古之  
龔黃並駕轉而上聞雖相業可期也庶幾乎二三  
子之所望焉

友雲詩集序

詩言志也發於志之初矢疑浩蕩而不羈發於志

之有得宜平和而閑雅發於志之所不遂則或激  
烈而不平或委靡而不振吾見多矣其或不遂而  
發於聲詩有和平忠厚之意則實由乎德性所存  
學力所至得喪榮辱交於前而不動於中故其氣  
和平而言自忠厚夫豈勉強所能為哉余友合肥  
龍君有本剴正明敏士也別號友雲博學善詩文  
蓋有志於得時而行其道者永樂中余與同修大  
典同選入翰林同拜給事中間嘗同居而同食幾  
二十年以直諫相資昕夕一言一行務相規正而  
或至於窮辯極論若爭訟然及其辯明而理安則

稱服無間然矣余二人者咸以此為益而自相得  
有不樂乎此者反以為忌外或與之內則踈之其  
後有本以親喪歸見鄉人病於字牧為不堪為聞  
于朝字牧者乃以計勝當道者信而直之有本  
竟誣服罷歸田里人將謂有本素剛直志一不遂  
必鬱鬱不堪乃怡然日坐湖心草堂以訓迪後進  
後進之士賴以成就者多故舊有力者欲復起之  
辭不就非德性學力有不以得喪榮辱動其中者  
能如是乎哉撫時感物憂喜氣樂一於詩發之其  
友南城令董克明為集其所作五七言古選歌行

律絕一編將刻之以圖不泯余知有本最深書來  
滇南請序余方致仕復起碌碌于公家事奚暇文  
為然有本安知余文非前日之頗易易將謂余以  
外至者為榮辱而忘故舊則非情已故特序相知  
之由與其出處操存之大略如此睽離已久弗獲  
盡窺所編莫知湖山幽趣一皆發於和平焉否無  
乃亦有不平之氣雜於其間否乎有本未仕時其  
詩已春容閑雅罷歸之後亦嘗有錄寄我者思深  
旨遠有古作者風則其全編槩可知矣余或不能  
盡知尚有俟於知者云

贈章司訓序

台郡章君仲熙分教東流間嘗署吾建德秩滿將行詣余別屬言為贈者偕至君亦需之動不可辭乃曰先王立教垂世所以崇師師道輕重士風之厚薄隨之庾斯逢蒙皆學射斯受學於子濯之徒宜不若蒙親授受於羿者庾斯不忍害子濯蒙乃敢害羿滕文陳相皆學儒滕文一見孟子於宋宜不如陳相受授於良之久者滕文始終遵孟子陳相乃敢倍良其厚薄之相去若此得非師之輕重有以使然耶師如孔子萬世無以加幾千百載之

下服其教如七十子者猶一日重之至厚之至也人之為學如舟車然求進而不求退一瀕險阻摧輪折楫其有望於濟也誠急遇者雖衆無以濟之與所遇何異有能斲輪而示坦道剡楫而指通津使得達夫所適則雖一時之遇將終身德之有不

能忘者矣函席之間曰師曰弟子謂將明孔子之教日進乎高明行堯舜之道期馴於遠大乃終日嚶嚶而實無所得寧免夫他遇而不易其厚薄者鮮吾邑自有學以來若先師嚴陵項先生之教至今稱之君在建德僅歲餘二三子思之亦至于今



不衰得不與斲輪刻楫者比蓋其學有源委文有  
矩度言有據而行有常其教人也賢否有鑑勤怠  
有衡本末有序而勸懲有方故受其教者莫不心  
悅而誠服聞其善者亦莫不重其為人而相與不  
厭也然而造就於建德未若東流之盛者豈以茲  
此而加輕重於其間耶觀於二三子則嚴陵舊風  
行將見之矣行將見之矣君行固剛陟夫高顯設  
使遷秩掌教復來建德豈但慰二三子所望邑大  
夫士亦所願君就不屑否乎僉聞之喜遂書以贈  
行

登太平山詩序

正統二年丁巳元旦雨粵五日乃晴余以公事舊  
理者頗紆新至者未積乃欲乘閑為郊原之游以  
省民歲事明日偕二尹陸君順王君仲文判簿胡  
君謙長史馮君受儒學司訓陳君陽約中書許公  
鳴鶴評事解公禎期太守郭公日章同府李公德  
言集于盤龍寺之松陰時雨新霽人物交和足目  
所至有限也東郊之近有山逶迤而來突然起立  
曰太平山者旌陽有祠當其頂四山屏列遠近之  
水合流成文而環抱其下可以縱目可以暢懷於

是與諸君子直造其巔徘徊久之一邑勝槩皆在  
目使不以公事亂心則雖坐終日無厭也子弟少  
長與凡邑之俊秀從游者百餘人一陟一降老稚  
相扶亦皆以為登太平而忘倦也余因成一詩初  
不計其工拙諸君子不鄙而和之時太守郭公有  
故雖不偕往亦和之屬余序其首吾觀王逸少之  
蘭亭不在於詩歐陽公之醉翁亭不在於酒蘇子  
瞻之超然臺亦不在於游觀之樂君子憂以天下  
樂以天下太平云者天下之所同樂登太平之山  
則境土晏然觀太平之時則人物熙然咏太平之

詩則胸次悠然矣奚必華封人之三祝為可書而  
王歐蘇諸公之樂又奚加於此哉

文江贈別詩序

正統丁巳春吉郡太守陳公以考績將行也九邑  
吏民奔走道塗踰旬而不絕非有所私將亦非出  
於公家之命蓋以公之德澤及人也深不舍其湏  
吏去雖欲留不可得故奔走而送之者恐後焉自  
郡逐流而下道經吉水老稚候拜江津者以千萬  
計中書舍人許鳴鶴偕諸縉紳謂余曰吾郡不及  
千里而屬邑有九民數百萬其恒產既不足而又

負氣不屈其是非不能自直于鄉則至于縣不直于縣則至于府府稍有未直又將轉而之他故其訟之為煩也為守者過於嚴雖於君子無所損小人則不得肆而怨之失於寬小人將肆行而不憚君子或見抑而難伸怨者謗而抑者尤吾見吾守之難其人也惟公德厚而量洪臨政則簡而不駭信而不執明而不察察使賢者知所自勸愚者知所自省貧者知所自守富者知所自安強者知所自抑弱者知所自振而起蓋得夫寬嚴之宜民化之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于其行分雨後有人耕絲

野月明無犬吠花村白為韻賦詩以贈子宜序焉某辱公知軍久今又為屬吏敢不述諸君子之言以著其未備公為秋官負外郎時來江右清理軍政列郡傾慕吉之人咸曰得公守吾郡幸矣既至民大悅先是積獄數百旬日決之囹圄遂空勸進賢能興學校舉所知十餘人皆拜官表先代忠節特祀之凡有關於政體之大者無不為其小者亦無或遺也故一郡之人雖衆而無怨言訟雖煩而無冤聲其以文章鳴國家德澤利天下者亦皆信其為賢而稱之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

人之門者難為言吾亦曰官於吉郡者難為政雖  
然貫古今一理通天下一道君子循理而行道固  
可以平天下有天下國家者患不得禹臯伊傅而  
不患天下之未平患不得龔黃卓魯而不患郡邑  
之難治士君子患理有未窮而不患無位患行道  
不中而不患民不從化烏獲千鈞之力也舉百鈞  
而不勞人猶未知其能千鈞吉雖煩未為公之千  
鈞也又非卑賤之所敢僭佞公論自有在焉

贈檀伯和榮陞序

聖朝兩京之府南曰應天北曰順天皆以天名極

崇重之義故其秩視列郡有加章用銀其官屬出  
入輦轂之下呵從無禁內與諸司異儀外與列郡  
殊等列郡自知府以下堂上官四員惟兩府有尹  
丞治中通判推官五員今之郡守率朝臣三品以  
上會舉非德政素有聲望者不得兩府之官尤所  
崇重必極天下之選而不輕用也吾友檀伯和自  
思州通判入為應天府治中勤慎廉公施澤如春  
肅弊如秋九年如一日上下罔有弗信者薦章屢  
騰頌言衆合於是陞府丞府丞朱衣象笏外同郡  
守而得常近夫

天子之光內借朝紳而得親布夫斯民之澤然非誠有諸已弗易為也伯和為之可謂榮矣或曰方今明良相逢度德授位賢如伯和位在其下由薦舉而膺不次之擢者皆是伯和獨漸而不驟何也或曰九年治中執政尚有聞其名而不識者彙之過也今所得雖崇未盡其所蓄余惟用人者必取其有餘處已者惟患其不足大匠斲木而為榱桷者有矣未聞其自滿以為賢如或人言固未足以知伯和亦未足以知用伯和者也莘未未釋孰知

其能拯天下之饑涓釣未收孰知其能援天下之溺伯和蚤際明時刻苦經史以聖賢大學之道自勵由甲科而進歷官三十餘年而得佐理畿甸之郡尚當與賢同寅協恭和衷思伊尹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之心以盡其致澤之誠安知不由此大用而盡其所餘之蓄哉伯和與暹為友自幼至老相信相忘有兄弟妻子之不與焉者於贈言也當以古道相勉不當以功名富貴相諛說為榮昔張南軒贈方耕道額矯其偏俟他日以觀變化氣質之淺深學力之進否耕道請藥以恕藥之復自以

有偏謂矯之不暇有望於耕道是亦顏淵仲由更相求教之意也人以伯和為猥誠使猥如孔子孟所云仕優則學進就中道亦未為晚遲之藥實有望於伯和庶乎於友道無愧

### 送鄭貢士序

皇明建學育才度越前古任政教之責者或勉以沉潛或激其憤悱譬若浚井而使達泉擊石而使有火皆有作興成就之意也不思其責邈不為意者固無足取况又視同仇怨者乎吾邑自有學以來士或樂育而彙進或弛靡而求退夫豈無所自

耶永樂初嚴陵項先生為教實有所成就永平王公為政又有所作興為父兄者樂教為子弟者樂學首賓興四人而中三再賓興六人而中五其一尋亦中焉厥後任其責如二公者恒不相遇使有志決科者友銳意退休者熾然則賢才之出果由於地而不本於教育乎三年一賓興或二三千人額取不過百十文衡選十一於千百雖非不公而鬻黃牝牡不能無眩於去取豈但不能者以為難乎比年一貢則論薦以次進於春官試藝翰林詞暢理達者必登太學不偶則任政教者亦有責焉

故惟能者不以為難也邑庠生鄭杲德輝性敏而學勤行端而操固為文貫經傳子史沛然無滯主司所當刮目者然而數不利於秋闈人或惜之則曰我學未至也有司或不以禮則曰我不恭乎罹橫逆則曰我踰矩乎今年春御史試當貢師友禮餞於豐宮送至邑庭有司皆卻避既而又幡然設餞生亦不辭作興之道果如是乎哉然古有登壇大拜者即跨下之怯夫運籌帷幄者即納履之孺子德輝省躬納侮可無愧於古人安知今日所遇非玉成之藥石乎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輝

行至鄰道御史更巡復集試之名冠六邑則是玉琢而器已成待動而時已至矣尚當以遠大自期易言可久可大之德業必法乎乾坤之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濟時行道焉往不可余已衰朽生嘗從游故于英別序以勉之

贈徐聞道詩序

人之可輕重不專於窮達有良貴存焉譬之水井泉溪澗固無長江大海之洪濤急用之以沃潤焦枯其功有過於江海者布衣之士居田里無厚祿無宰牧之責能推其餘以仁三族以周鄰里鄉黨

不亦過於盜名而欺世者甚遠此所以民有義者  
為世所貴重 朝廷旌之士大夫亦喜而歌詠之  
也民之發粟賑饑得自吉水胡有初始余將假  
令吉水實司之天下聞而興起者蓋嘗有矣余建  
德則有東鄉官田徐氏南鄉峽峯屈氏其富相埒  
而徐為吾姻家自熬鵬選官田凡六世皆同慶宗  
子思明齊家有條食均乎新秩如藹如從射景輝  
登科為教官所處之厚他任多皆弗及思明子永  
元字聞道早立有父風歲戊午己未旱邑荐饑闈  
道與屈氏各出穀二千石助官賑濟民賴以全活

邑上其事 璽書旌為義民勞以羊酒蠲五年後  
及詣 闕謝又錫光祿宴夫凡民皆有常役無常  
賜聞道既得夫不常者而又得免夫常者榮幸何  
如榮幸何如旌一義蓋將勸天下之義也誠使天  
下富者皆不私己貴者皆能愛人則仁政無復加  
猶時雨降而溝澮溪澗皆盈流於江河則滔滔達  
於滄海則湯湯功用之大莫可窺測故曰觀於海  
者難為水聞道早從余游樂聞仁義之說而僻處  
一鄉猶溥瀆溪澗然其施尚未溥也今既逾江望  
海得以觀 天顏身雨露蓋思進脩而兼善尚未



為晚余故因其歸哀詩歌以贈之諸君子皆朝紳  
之知我者且為世道勸故不吝徐氏子孫尚思無  
忝可也

### 雙桂堂詩序

永新東南有義山去城不遠雙峯並峙而最秀邑  
人尹子齊氏居其下耕隱篤於教子六子皆從  
明師長義次禮相繼登科義蜀府教授禮監察御  
史或者謂義山雙巽之秀有鍾於尹氏同邑劉編  
脩定之為名其堂曰雙桂大書以華其扁為文以  
記其實者皆當朝名縉紳而作為詩歌以咏其

美者成編請余序諸首余嘗署其邑知其父子不  
可辯夫桂一木耳不凋於歲寒不吐於陽春至秋  
始花而清芬遠播世傳月中又有仙桂舉子發解  
適當花時名成亦播於遠故稱中舉為折桂人有  
賢子亦以桂目之若竇禹鈞之五枝是也子齊以  
二子名雙桂見諸咏歌固有所自然父在而專以  
子名子之兄弟六而名雙者蓋有是父而後有是  
子著其子所以顯其父兄弟同氣猶星辰同天山  
岳同地特稱其顯亦猶舉星之五辰山之五嶽耳  
余在永新時義尚在諸生中年少而學贍辨疑析

理老長莫能難為文沛然略無滯礙余目為桂林  
之一枝進之果中高第禮方童外從鄉先生學聞  
其蚤夜孜孜甚銳試所習日進又許為方來之一  
枝既而兄為眉州彭山教諭賢名聞于蜀王王  
薦為教授終于官弟復登甲科觀政內臺遂拜貴  
州道監察御史誠可謂尹氏之雙桂且不負余所  
期而亦有光於義山之雙巽多矣義山在永新猶  
眉山之在蜀眉山生二蘇於宋義山生二馮於元  
二馮之後兄弟登科者未之見尹氏兄弟家于義  
山官于眉山皆非偶然必將有以繼二馮二蘇者

惜乎教授君不久於世雖弗克大展所蘊有善教  
以及人可不泯矣御史君方立清朝正當大展所  
蘊聲名可大可久如桂芬之在月中益高益遠則  
二馮二蘇又奚讓焉世傳眉山之秀竭於蘇氏父  
子草木為之一枯今義山方鬱鬱滋盛尹氏諸子  
或出或處尤當如深林之桂不以人不見而異其  
性則雙桂可六如實五斯堂益有光焉

東岡集卷之三

